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七輯

海裨海

國 濱 海

聞 大 紀  
見 事

遊記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二三種

海濱大事記

諸

家

# 平定臺灣述略

陽湖趙翼（耘松）撰

臺灣自古不隸中國。文獻通考云：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，澎湖之旁有昆舍耶國，蓋即是也。明嘉靖中，海賊林道乾爲愈大猷所逐，遁入臺。臺皆土番，道乾不樂居其地，殺番取其血，固舟入古城。天啓中，有奸民顏思齊引日本倭據之，鄭芝龍附焉，遂爲巢穴。崇禎元年，芝龍就撫，以其地餌荷蘭紅毛夷。我朝順治初，大兵下閩，芝龍降，其子成功不從，據金門、廈門諸島，屢爲患。十六年，自江南敗歸，十八年夏，遂襲取臺灣。時荷蘭固守不肯下，成功告之曰：此地本先人故物，我欲得之耳，金帛悉以歸汝。荷蘭乃攜貲去。成功名臺灣曰東都，設天興、萬年二縣。康熙元年，成功死，子錦襲，改東都爲東寧，縣爲州，增安撫司三，南北路及澎湖各一。其地肥饒，穀歲三熟，閩、粵人爭趨之，日富庶。錦據以擾沿海地，無寧歲。二十年，錦卒，子克塽襲。僞將劉國軒鎮澎湖。二十二年，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，克塽、國軒降，乃設臺灣府及臺灣、鳳山、諸羅三縣。其地東倚山，西接海，北至雞籠城，南至下淡水，長千餘里，東西濶四五十五里或十餘里。山之東則層巒疊峽，皆生番所居，打鹿爲食，不隸版籍也。六十年，奸民朱一貴倡亂，總兵歐陽凱戰死，府城及諸羅、鳳山俱失，一貴稱義王，僭號永和。

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驥、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入平之，俘一貴獻闕下。雍正元年，以諸羅北境遼闊，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。六十餘年以來，地大物誾，俗日益淫侈，奸宄因茅藪其間。官斯土者，又日事殷削。會漳、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，械鬪至數萬人，官吏不能彈治。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，以虛聲脅和始解散。自是民狃於爲亂，豎旗結盟，公行無忌。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，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往驗；甫出城卽爲人所殺，並胥役殲焉。當事者不能得主名，則詭以生番報，謂番性嗜殺，途遇而戕之也，使人以酒肉誘番出，醉而掩殺之，奏罪人已伏法，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。於是民益輕視官吏，而番亦銜刺骨。

乾隆五十一年，彰化縣有林爽文者，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，恣爲盜賊囊橐。閩廣間故有所謂天地會者，爲奸徒結黨名目，爽文借以糾約群不逞之徒，嘯聚將起事。太守孫景燧至彰化，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、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，不敢入，駐營於五里外之大墩，諭村民擒獻，否則村且燬。先焚數小村怵之。被焚者實無辜也。爽文遂因民之怨，集衆夜攻營。全軍盡沒，赫、耿、俞皆死焉。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。明日，賊乘勢陷彰化，孫守及都司王宗武、同知長庚、前同知劉亨基、典史馮啓宗悉爲所殺。十二月六日，又陷諸羅縣令，董啓延死之。淡水同知程峻亦爲羣賊所害。鳳山縣有莊大田者，亦盜魁，乘亂起。十三日陷縣城，縣令湯大奎自刎死，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

司永福、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，賊屢攻不能破。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僞官來監稅。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。是以府城、鹿港兩海口俱未失。

閩中聞變，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，陸路提督任承恩亦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，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，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。賊勢稍斂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，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。大紀連戰復諸羅，遂守之。壯猷南出二十里，爲賊所阻。任承恩之至鹿港也，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，亦以兵少不敢進。壯猷頓兵幾五十日，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復鳳山。鳳山空無人，招民復業，賊卽潛入其中，與外賊相應，三月十日城復陷，遊擊鄭嵩死焉。壯猷等遁歸府城。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，恐不能速殄賊也，有旨令閩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。至是適至府城，人心稍固。閩督李侍堯甫蒞任，卽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。而鳳山再陷之信至，立卽趣兵往，遂以三月末悉抵臺。賊方攻城急，賴以不陷。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，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，令將軍恒瑞爲參贊赴府城，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，分浙兵二千赴鹿港。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。於是人心咸奮，出師有日矣。時賊雖猖獗，勢力尙未甚大，各村民俱未爲所脅也。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，慮兵少或不敵，甫交綏卽退。常青又請兵一萬，賊得以其暇蠶食各村，不從者輒殺。於是遍地皆從賊。莊大田驅以擾府城，林爽文驅以擾諸羅，勢益熾。迨官兵從鄰省調至閩，又守風過海，凡兩三月，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

增十餘萬矣。

諸羅爲南北之中，林爽文必欲陷之。自六月中攻圍，連日夕不止。大紀與兵民共守。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、參將張萬魁、遊擊田藍玉、副將蔡攀龍、貴林等三度往援，皆爲賊所截。張、魏、田、蔡僅得入城，損兵大半；貴林及遊擊楊起麟、都司杭富等皆被戕於賊。諸羅之圍益密，入者不能再出。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，募人間道夜行，始得達府。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，攻益急。諸羅士民悉力拒守，凡百餘戰，幸皆不大衄，然已饑疲不能支。常青催恒瑞自府城赴援。時藍元枚已歿，則催總兵普吉保自鹿港赴援，各有兵五、六千，俱以賊勢盛不得進。孤城將旦夕陷矣。上念諸羅被圍久，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。而先已預燭事幾，慮諸將不足恃。六月中卽調陝督福康安爲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，並發明詔，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。冬十月，所調蜀番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。有旨，官兵不必至府城，當卽往鹿港進。會颶風不得渡，守風於崇武澳。二十八日，忽得順風，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，檣竿如櫛，列數里。賊聞之，不測多寡，謂真有十萬兵至，始懼。十一月八日，福將軍等起行。賊方列拒於嵙仔頂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，賊卽披靡。海蘭察笑曰：「此一群犬耳，何畏！」遂麾兵入。沿路復擊殺賊之伺隙者。至牛稠山，再敗之。卽以是日抵嘉義。城中官民出迎，饑羸無人色。見將軍至，無不欷歔啜泣，喜其來而悲其晚也。有山名小半天者，四面陡絕。

，賊遁而聚於此。十八日，百道仰攻，又克之。

賊自倡亂以來，狃於官兵之持重，不虞此次之難抗也，遂遁大里杙。大里杙已築土城，頗堅整。二十四日，官兵至，賊猶數萬出拒。退而復集者數次。既夕，我兵伏溝坎間，賊萬炬來索戰。我兵在暗中，賊不能見，而我視賊則歷歷可數，發槍箭無不中。賊自知失計，遽滅火，復擊鼓來攻。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，殺死無算。黎明，遂克其城。林爽文已攜孥走，據守集集埔。其地前臨大溪，溪之上就高岸壘石爲陡牆，長數里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。十二月五日，官兵騰而上，殺千餘人。於是賊黨皆潰。林爽文先匿其孥於番社，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。十三日，先獲其孥。五十三年正月四日，林爽文潛出覓食，遂擒之。

莊大田之在南也，雖與林爽文同逆，又各自號召不相下。乘官兵未南下，益焚掠聚糧，爲旅拒計。已又思出降，計未定而將軍已於十六日至牛莊。大田倉猝出拒，敗而走。官軍連蹴之於大武壠、大目降、南潭、中洲、大小岡山、水底寮，累戰皆捷。極南有地名郎嶠者，負山臨海，最遼阻。莊大田力不支，與其黨潛匿焉。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於水，自以大兵環山圍之。賊衝突不能出，陣殺者數千，溺海者數千，擒而戮者亦千餘。莊大田亦就獲。臺灣平。

臺灣之變，總督欽齋李公赴閩，道過常州，邀余偕行，佐其幕事凡一年有餘。此編即幕中所

記也。事皆與「方略」合，故不復刪改。

林爽文本漳人。其將反也，當漳、泉二府人械覬之後，恐泉人不同亂，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，欲使爲泉人倡。劉志賢自署理番同知，至鹿港收貨稅，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，鹿港得無恙。

是時賊方蠭起，漳人仗賊之勢，嘗凌泉人。及黃、任兩提督率兵至，賊稍斂，則泉人又仗官兵之勢凌漳人。迨官兵久頓不進，賊勢日熾，脅各村民從之，不從者輒焚劫。於是泉人亦皆弭首附於漳矣。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，結寨自守，賊終不敢犯。蓋賊本烏合，非眞有不可撲滅之勢。故福將軍等兵至，一鼓卽敗之。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謹慎，未免重視賊也。

今臺灣旣平，有當酌改舊制者，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，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。康熙中初取臺地時，僅臺灣、鳳山、諸羅三縣地。鳳在南，諸在北，臺灣居其中，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，故就其地設府治。其後北境日擴，閩人爭往耕，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，彰化之北又增北淡水同知。則府城已偏於南。且舊時海口僅一鹿耳門，由泉州之廈門往，海道八、九百里。今彰化之鹿港旣通往來，其地轉居南北之中，由泉州之蚶江往，海道僅四百里，風順半日可達。此鹿港所以爲臺地最要門戶，較鹿耳門更緩急可恃也。

幸林爽文等皆山賊，但知攻城，不知扼海口，故我師得揚帆至。然海舟大，不能附岸，領鹿港出小船，二十里來渡兵。倘賊稍有智計，先攻鹿港；鹿港無城可守，其勢必拔；拔則據海口，禁小船，我海舟雖至，亦不得薄而登；所恃以入臺者祇鹿耳一門耳。兵卽由鹿耳入府城，又須自南而北，轉多糾折，必不能如此次之路捷而功速也。

彰化城距鹿港二里，不傍山，不通水，本非設縣之地。若移於鹿港，鎮以文武大員，無事則指麾南北，聲息皆便，有事則守海口，以通內地應援，與鹿耳門互為關鍵，使臺地常有兩路可入，則永無阻遏之患。

時上方有旨修築臺郡各城，余囑李公以此奏。李公以築城事別有司之者，遂不果。然此議終不可廢，後之留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，實千百年長計也。

——錄自「皇朝武功紀盛」卷四。

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

裨海紀遊

郁永河

# 裨海紀遊卷上

## 武林郁永河滄浪稿

余自辛未春入閩，由建寧、延津以迄榕城；初秋，又自榕城歷興、泉至漳郡之石馬；未幾，又之漳浦、海澄、龍巖、寧洋諸屬邑暨各沿海村落，還至石馬；又以扁舟渡廈門，五日而返。壬申，再返榕城，留居司馬王君仲干署中。蓋八閩之轍跡已歷六矣。逮癸酉秋，有泰寧之役，維舟邵武城下，信宿而返。其明年又之汀之武平，由延津溯流而上，登鐵巖之高，涉九礮之險；半歲之間，往返四過，凡山川幽窅之區，罔不足歷而目覽焉。於是八閩遊遍矣。

我朝聲施遠被，僞鄭歸誠；臺灣遠在東海外，自洪荒迄今，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，迺逐郡縣其地，設官分職，輸賦貢金，艤帆往來，絡繹海上，增八閩而九，甚盛事也。余性耽遠遊，不避阻險，常謂臺灣已入版圖，乃不得一覽其概，以爲未慊。會丙子冬，榕城藥庫災，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介遺。有旨責償典守者，而臺灣之鷄籠、淡水，實產石硫磺，將往採之。余欣然笑曰：『吾事濟矣』。丁丑春王，遂戒裝行，同人言子聖平右陶、裘子紹衣、胡子慎履、何子襄臣、陳子子蔚、表弟趙履尊、表姪周在魯，皆握手鄭重。有僕役徐文、余興、龍德喜請從；郊送者曹子呂陽；同行者王君雲森也。

年矣！晚宿興化郡。

二十八日，行兼驛道中；早春已秀，風過反寒，至四月時令也。俄雨春早，於此可見。賦詩曰：「晚起驚興迷歸路，今朝差喜得春晴；翻嗟早麥初成穗，遠在寒流自有聲。」

二十九日，渡洛陽橋，至宋郡。值陳師叔督吳公英以勸飭蒼任，五營兵馬史奮奮橫，臨郡列伍以迎；而子衿亦慨然學出，謹謹恐後。因賦所見：「百里金戈號路耕，紛紛

鐵騎亂如麻；無端姑嗰嗰者，也曳鐵轔使車」。晚宿郡城。

二月朔日，宿沙溪。

初三日，行四十里，至劉五店，即五通渡也。渡實支海，廣十餘里。既舟，觸風礁石，巨張如山，帆據水三尺，僅斜欹覆，浪入舟中，衣冠盡濕。抵岸即廬門地，顧顧日影，已復晚船；復行三十里，抵水仙宮，膳下已二十刻。放舍膳甚，無容足地，姑就和黑宮神廟，坐以待晚。明日（初三日），假水師轉將公署館焉。照齋山原子衡，為余覽舟，為波濤計。值大風不輒，觸萬石，虎溪二灘爲廬門山水之勝，拉石君、董君、王君往遊。至萬石巖，巨石林立，欹折合沓，若連繩接空，而顧舉曲折，一徑可通，僅仄處，僅僅如箇，俯首側體然後度；有時隱流仰仰，橫拂肩袖間，其實在萬石下行也。洞中宏敞，有石几可憑，傍泉可濯。父子採禽核，歡飲竟日。抵暮，相齋歸返。每值旋風颶

入烟靄之外，前望臺灣諸山已在隱現間；更進，水變爲淡藍，轉而爲白，而臺灣山嶺  
參差自前矣。沿岸皆淺沙，沙間多礁石，時有小艇往來不絕。望鹿耳門，是兩岸沙角環  
合處；門廣里許，闊之無甚奇險，門內轉大。有鐵鏈海防船出入，舟人下板候驗。久  
之，風大作，數浪如廟，蓋自濱洋以東所未見。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狀，頗爲同行宋薦  
諸船危之。既驗，又迂迴二三十里，至安平城下，復橫渡至赤嵌城，日已曛矣。蓋鹿耳  
門內潮流之勢，不異大海；其下實皆淺沙，若深水可行舟處，不過一錢，而又左右盤曲  
，非素熟水道者，不敢輕入，所以稱險。不然，既入鹿耳，稍循東北，不勞十里已達赤  
嵌，何必迂迴乃渡？會風惡，仍留宿舟中。

二十五日，買小舟登岸，近岸水益淺，小舟復不進，易牛車，從淺水中牽挽達岸，  
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。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臺郡，凡越四晝夜。海洋無道里  
可稽，惟計以更，分晝夜爲十更，向謂廈門至臺灣，水程十一更半：自大旦門七更至  
澎湖，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。風順則然；否則，十日行一更，未易期也。嘗聞海舶已  
抵鹿耳門，爲東風所逆，不得入，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，勢必仍返澎湖；若遇月黑，  
莫辨澎湖島澳，又不得不重回廈門，以待天明者，往往有之矣。海上不得順風，寸尺爲  
艱。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，蔣君職司出入，有籍可稽，日索閱之，同至者僅得半，餘  
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，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，友人僕在焉。訊其故，曰：『風也』。余

曰：『同日同行，又同水道，何汝一舟獨異？』曰：『海風無定，亦不一例；常有兩舟並行，一變而此順彼逆，禍福攸分，此中似有鬼神司之，遑計遲速乎？』余以舟中累日震蕩，頭涔涔然，雖凭几倚榻，猶覺在波濤中。越二日，始謁客。晤太守斬公、司馬齊公、參軍尹君、諸羅令董君、鳳山令朱君。又因齊司馬晤友呂子鴻圖，握手甚慰。渠既不意余之忽爲海外遊，以爲天降；余於異域得見故人，尤快。相遇無虛日，較同客榕城日加密，揮毫、較射、雅歌、投壺，無所不有；暇則論議古今，賞奇析疑；復取臺灣郡志，究其形勢，共相參考。蓋在八閩東南，隔海水千餘里，前代未嘗與中國通，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，卽輿圖、一統志諸書，附載外夷甚悉，亦無臺灣之名；惟明會典「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」有「赤嵌汲水」一語，又不詳赤嵌何地。獨澎湖於明時屬泉州同安縣，漳泉人多聚漁於此，歲征漁課若干。嘉隆間，琉球踞之。明人小視其地，棄而不問。若臺灣之曾屬琉球與否，俱無可考。臺之民，土著者是爲土番，言語不與中國通；況無文字，無由記說前代事。迨萬曆間，復爲荷蘭人所有（荷蘭卽今紅毛也）；建臺灣、赤嵌二城（臺灣城今呼安平城，赤嵌城今呼紅毛樓），考其歲爲天啓元年。二城旁靠西洋人所畫屋室圖，周廣不過十畝，意在駕火礮，防守水口而已；非有埤堦闡闔，如中國城郭，以居人民者也。我朝定鼎，四方賓服，獨鄭成功阻守金廈門，屢煩征討。鄭氏不安，又值京口敗歸，欲擇地爲休養計，始謀攻取臺灣，聯檣並進；紅毛嚴守大港（大港

在鹿耳門之南，今已久淤，不通舟楫），以鹿耳門沙淺港曲，故弛其守，欲誘致之。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，視鹿耳門不守，遂命進師；紅毛方幸其必敗，適海水驟漲三丈餘，鄭氏無復膠沙之患，急攻二城。紅毛大恐，與戰又不勝，請悉收其類去，時順治十六年八月也。成功之有臺灣，似有天助，於是更臺灣名承天府，設天興、萬年二州；又以廈門爲思明州，而自就臺灣城居焉。鄭氏所謂臺灣城，卽今安平城也，與今郡治隔一海港，東西相望約十里許，雖與鯤身連，實則臺灣外沙，前此紅毛與鄭氏皆身居之者；誠以海口爲重，而緩急於舟爲便耳。成功歿於康熙元年，子經繼立（經卽錦舍）。經統綺子，無遠略，其下諸將多來歸者，朝廷悉以一官畀之，由是歸誠者日益衆。康熙二十年，鄭經亡，子克塽繼；年甫十四，幼不諳國事，而總督姚公（啓聖）銳意圖勦，多設反間，間其用事諸人，人心離叛，無固志，遂與提督施公（娘）先後進討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，戰於澎湖；二十二日再戰，王師克捷，已入天妃澳。臺灣門戶既失，鄭衆危懼，欲遷避呂宋，不果；蓋其下皆謂克塽孺子，不足謀國事，而歸誠反正，猶冀得天朝爵賞，遂定計降。有旨原其罪。十月，克塽率其族屬朝京師，封漢軍公。寧靖王朱（術桂）先依鄭成功，歷三世，近四十年；聞克塽降，爲詩曰：『流離來海外，止蹠幾莖髮；如今事畢矣，祖宗應容納』！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。魯王世子輩安插河南。臺灣遂平。嗟乎！鄭成功年甫弱冠，招集新附，草創廈門，復奪臺灣，繼以童孺守位，三世相承。

，卒能保有其地，以歸順朝廷，成功之才略信有過人者。況乎夜郎自大，生殺獨操，而仍奉永曆之紀元，恪守將軍之位號，奉明寧靖王、魯王世子禮不衰，皆其美行；以視吳耿背恩僭號者，相去不有間耶？臺灣旣入版圖，改僞承天府爲臺灣府，僞天興州爲諸羅縣，分僞萬年州爲臺灣、鳳山二縣；縣各一令一尉，臺灣縣附郭首邑，增置一丞，更設臺廈道轄焉。海外初闢，規模草創，城郭未築，官署悉無垣牆，惟編竹爲籬，蔽內外而已。臺灣縣卽府治，東西廣五十里，南北袤四十里，鎮、道、府、廳暨諸、鳳兩縣衙署、學宮、市廛及內地寄籍民居多隸焉。而澎湖諸島澳，亦在所轄。鳳山縣居其南，自臺灣縣分界而南，至沙馬磯大海，袤四百九十五里；自海岸而東，至山下打狗仔港，廣五十里。攝土番十一社，曰：上淡水、下淡水、力力、茄藤、放索、大澤磯、啞猴、答樓，以上平地八社，輸賦應徭；曰：茄洛堂、浪嶠、卑馬南，三社在山中，惟輸賦，不應徭；另有傀儡番並山中野番，皆無社名。諸羅縣居其北，攝番社新港、加溜灣（音葛刺灣）、殿王（音蕭郎）、麻豆等二百八社外，另有蛤仔難（音葛雅蘭）等三十六社，雖非野番，不輸貢賦，難以悉載。自臺灣縣分界而北，至西北隅，轉至東北隅大雞籠社大海，袤二千三百十五里。三縣所隸，不過山外沿海平地，其深山野番，不與外通，外人不能入，無由知其概。總論臺郡平地形勢，東阻高山，西臨大海，自海至山，廣四五十里；自鳳山縣南沙馬磯至諸羅縣北雞籠山，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，此其大略也。雖沿海沙岸

，實平壤沃土，但土性輕浮，風起揚塵蔽天，雨過流爲深坑。然宜種植，凡樹荔枝芒草鬱茂，稻米有粒大如豆者；露重如雨，旱歲過夜轉潤，又近海無潦患，秋成納稼倍內地；更產糖蔗雜糧，有種必獲。故內地窮黎，輒至輜輶，樂出於其市。惜蕪地尚多，求闢土千一耳。五穀俱備，尤多植芝蔬。果實有番檳（土音讀作蒜，查無此字，或云當從機）、黃梨、香果、波羅蜜，皆內地所無，過海即敗苦，不得入內地。荔枝酸澀，龍眼似佳，然皆絕少，市中不可多見；楊梅如豆，桃李澀口，不足珍。獨番石榴不種自生，臭不可耐，而味又甚惡；蕉子冷沁心脾，膩齒不快，又產於冬月，尤見違時。惟香果差勝。檳榔形似羊棗，力薄，殊遜滇粵；椰子結實如球，破之可爲器，有椰酒盈椀，肉附殼而生，用與檳榔共嚼。余愛二樹，獨榦無枝，亭亭自立，葉如鳳羽，偃蓋婆娑；牕前植之，差亦不惡。瓜蔬悉同內地，無有增損。西瓜盛於冬月，臺人元旦多啖之；皮薄瓢紅，可與常州並驅，但遜泉之傅霖耳。郡治無樹，惟綠竹最多，一望猗猗，不減渭濱淇澳之盛。惜其僅止一種，輒數十竿爲一叢，生笋不出叢外，每於叢中排比而出。枝大於竿，又節節生刺，人入竹下，往往牽髮毀肌，莫不委頓；世有嵇阮，難共入林。花之木本者曰番花，葉似枇杷，枝必三叉，臃腫而脆；開花五瓣，色白，近心漸黃，香如梔子，宜於風過暫得之，近則惡矣；自四月至十月開不絕，冬寒併葉俱盡。草花有番茉莉，一花十瓣，望之似菊；既放可得三日觀，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，然香亦少遜焉。街市以一

折三，中通車行，傍列市肆，鬻勞京師大街，但隘陋耳。婦人弓足絕少，間有纏三尺布者，便稱麗都；故凡陌上相逢，於裙下不足流盼也。市中用財，獨尙番錢。番錢者，紅毛人所鑄銀幣也。圓長不一式，上印番花，實則九三色。臺人非此不用，有以庫帑予之，每盈額不顧，以非所習見耳。地不產馬，內地馬又艱於渡海，雖設兵萬人，營馬不滿千匹；文武各官乘肩輿，自正印以下，出入皆騎黃犢。市中挽運百物，民間男婦遠適者，皆用犢車。故比戶多畜牛；又多蔗梢，牛嗜食之，不費芻菽。曩鄭氏之治臺，立法尙嚴，犯姦與盜賊，不赦；有盜伐民間一竹者，立斬之。民承峻法後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：市肆百貨露積，委之門外，無敢竊者。天氣四時皆夏，恒苦鬱蒸，遇雨成秋，比歲漸寒，冬月有裘衣者，至霜霰則無有也。海上颶風時作，然歲有常期；或逾期、或不及期，所爽不過三日，別有風期可考。颶之尤甚者曰颶，颶無定期，必與大雨同至，必拔木壞垣，飄瓦裂石，久而愈勁；舟雖泊澳，常至齧粉，海上人甚畏之，惟得雷聲卽止。占颶風者，每視風向反常爲戒：如夏月應南而反北，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（三月二十三日馬祖暴後便應南風，白露後至三月皆應北風；惟七月北風多主颶），旋必成颶，幸其至也漸，人得早避之。又曰：風四面皆至曰颶。不知颶雖暴，無四方齊至理；譬如北風颶，必轉而東，東而南，南又轉西，或一二日、或三五七日，不四面傳遍不止；是四面遞至，非四面並至也。颶驟而禍輕，颶緩而禍久且烈。又春風畏始，冬風慮終；又六

月聞雷則風止，七月聞雷則風至；又非常之風，常在七月。而海中鱗介諸物游翔水面，亦風兆也。此臺郡之大略也。爲賦竹枝詞，以紀其概。

鐵板沙連到七鯤，無身激浪海天昏；任敢巨細聽輕犯，天險生成度耳門。

安平旗旁，日一鯤身布七鯤身，橫沙關也。關者沙也，得水則堅如石，失水則軟如泥，舟流之禦矣。牛車千百，日行水中，覺無軌跡，其堅可知。

雪浪排空小艇橫，紅毛城勢獨時雄；渡頭更上牛車坐，日暮還過赤嵌城。

渡船皆小艇也。紅毛城即今安平城，渡船往来於城，傍在安平，赤嵌二城之間。沙櫓水淺，雖小艇不能進，必待牛車載之。赤嵌城在郡治海旁，與安平城對峙。

編竹爲垣取次增，衝齋清眼冷如冰；風聲振盪三更夢，帳底斜穿遠浦燈。

官署皆加垣籬，施掛竹簷幕，比廣場高。衝齋即書齋，連通烈火，直入廳堂。

耳畔時聞氣氣聲，牛車歛月夜中行；夢裡幾度縱吹角，更有床頭懸斷魂。

牛車行過百物，月夜涼憮不絕。懸側空傳也，即中宮也；寒鶴守宮傳也，傳似青衣。

西田萬頃碧蕪蒼，一望猶然路欲迷；縱覽郡原煙雨裡，只留蘋葉似群星。

東方樹木新成曰蘋星。唐荊川手，小嗜家之。

青島大葉似欒杞，曉臘枝頭著白花；看到花心黃欲滴，家家一樣倚牆笆。

蕃花葉似欒杞，花開五瓣，白色，木本，屬龍，生必三天；花心黃作深黃色，萼約葉三日不落。正如楊子，初試過熟，風度花香，照耀牆笆。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六種

海國聞見錄

陳

倫

炯

## 東南洋記

東南諸洋，自臺灣而南。

臺灣居辰巽方，北自鷄籠山、南至沙馬崎，延袤二千八百里，與福、興、泉、漳對峙；隔澎湖水程四更，隔廈門水程十有一更。西面一帶沃野，東面俯臨大海。附近輸賦應徭者，名曰「平埔」土番。其山重疊，野番穴處，難以種數。捕鹿而食，薯芋爲糧。不知年歲，以黍熟釀酒合歡爲年。性好殺，以人頭爲寶。文身黑齒，種種不一。晨聽鳥音，以卜行事吉凶。男女野合成耦。迨崇禎間，爲紅毛荷蘭人所據；就安平大港建砲臺城三層以防海口。敎習土番耕作，令學西洋文字，取鹿皮以通日本；役使勞瘁，番不聊生。鄭芝龍昔鯨鯢海上，娶倭婦翁氏，生成功；隨帶數十倭奴聚泊臺灣。視海外荒島不足以有爲，仍寇江、浙、閩、粵；因囑其子曰：『倘不可爲，臺灣有如虬鬚之安』。及鄭成功寇鎮江敗歸，阻守金、廈，始謀取臺灣。會荷蘭之通事何斌逋夷負；釣鹿耳門，知港路深淺，說成功聯檣並進。荷蘭嚴守安平大港，成功從鹿耳門進，水漲三丈餘，入據臺灣。與荷蘭相持甚久；因喻之曰：『臺灣係我先王所有，現存倭人，爲你等所據。今還我地，資貨無染』。荷蘭率衆而去。至康熙二十二年，鄭克塽歸順，方入版圖。以承天府爲臺灣府、天興州爲諸羅縣、萬年州爲臺灣、鳳山二縣。雍正二年，分諸羅北之

半線爲彰化縣。

試由沙馬崎之東南有呂宋，居巽方；屬內水程七十二更。北面高山一帶，遠觀若銀  
畫，俗名「宰牛坑」。山有土蓄，屬於呂宋。

與沙馬崎西北、東南遠接，中有數島；惟一島與臺灣相近者，名曰紅頭嶼。有土蓄  
居住，無舟楫往來；語言不通，食鹽芋、海豚之類；煮沙金。臺灣曾有夷到甚處。

呂宋大山，北從「宰牛坑」延綴東南，昔爲大西洋干島腹地近所。地宜粟米，  
長者五、六分。漳、泉人移種營通者甚盛；年輸了無銀五、六金，方許居住。經商惟守  
一隅，四方分定，不許越界；廣納丁口，聽憑貿易。東南洋諸國，惟呂宋最盛。因大西  
洋于臺灣是班時番船運載到此交易，舶利，布帛百貨悉得，島蓄土產雲集。西洋立教，  
建城池，聚夷族。地原係「無原山」舊，今爲幡柄。漢人娶「無原山」蕃婦者，必入其  
教，即天主堂。用油水畫十字於印堂，名曰「浸水」；焚父母神主。老終，歸天主堂，  
挖坑土覆而埋；納貲較多寡，富者埋堂上基內，貧者埋場外。三年一清，棄骸骨於深  
湖。所有家資明於公堂，天主、妻、子作三股均分。其教殊苦，母傳女而不傳子。如如  
牛皮、火鍋，況法器小如抄，令人食而厭棄；又有蝦蟆、魚鳴之類，強能況解，微口齶  
出咸氣。禁鬼陽，父子、兄弟亦不得共寢處。夜啓戶，聽故精察；試床席，驗有兩溫氣  
者，袖以買繩。屢鳴鑼爲日，方許開市肆經營；午鳴鑼爲夜，關市寂閉，不許往來；晝